

中西方委婉语中的文化差异

蔡棕楠

(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委婉语是人们在日常交际中喜欢使用的一种恰当的表达方式,它不仅能使交际双方沟通顺畅,而且能使交际双方感到愉快。同时,它也反映了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习惯和文化意识,在保持社会关系方面具有很强的交际功能。本文旨在研究中西方委婉语中的文化差异。这项研究有助于我们提高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了解西方国家特别是英语国家的文化。本文主要运用对比分析的方法来探讨中西方委婉语的文化差异。

关键词: 委婉语;文化差异;跨文化交际

Abstract: Euphemism is a kind of appropriate expression which people prefer in communication, which not only enables both sides to communicate smoothly, but also makes both sides feel that the communication is pleasant.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reflects the different cultural habits and cultural awareness i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and has a strong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keeping social relations. The aim of this thesis is to study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Chinese and western euphemism. The study helps us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different cultural contexts and to know more about western countries' culture especially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This thesis mainly uses the method of contrast analysis to discus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euphemism.

Key words: Euphemism; Cultural differences; Th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1 引言

委婉语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已经成为人们日常交际中不可或缺的中介,其使得交际过程和谐顺畅。许多学者对委婉语进行了研究,在不同的有影响力的专著和词典中有不同的定义,“委婉语是指使用更优雅、更愉快或更温柔的词语来取代粗糙、严厉或直接的表达,从而在语言中起到缓冲或美化的作用”(汪榕培,2008:123)。本文中有关中西方文化差异中的西方文化主要特指英语国家文化。

2 文献综述

根据检索,现有的与本文主题相关的国外文献约有8000篇。其中相关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近几十年来,国外对委婉语的研究收获颇丰。语言学家Rawson(1981:262)曾说道:“委婉语在我们的语言中根深蒂固,没有人——即使是那些自称直率的人——可以一天不使用它。”他解释了委婉语在人际交往中的重要性。他还研究了中西方委婉语的文化差异,并总结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与国外的研究现状相比,国内与本话题相关的研究文献约有1800篇,其中对委婉语的研究也主要始于20世纪30年代。束定方(1989)运用委婉语的结构原则来讨论委婉语,进一步拓展了委婉语研究的范围。中国古代学者对委婉语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禁忌的研究,另一个是民俗的研究。如陈望道(2001:93)首次从修辞学的角度研究委婉语。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禁忌、民俗以及委婉语在人际交往中的重要性,本文主要研究中西委婉语中所体现的文化习俗和文化意识,有利于跨文化交际。在跨文化交际语境下运用委婉语的过程中,了解中西方语境文化,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中西委婉语的文化差异,反过来促进跨文化交际。

3 跨文化交际中的委婉语研究

在此章节中,本文将从一些具体的方面分析中西方文化和人们的观念意识对委婉语的影响。

3.1 关于“死亡”的委婉语

在中文和英文中,有很多委婉语被用来表达“死亡”的意思,如“pass away, pass on, pass out, close one's days, fall asleep, join the great majority, pay the debt of nature, depart to god, be no more, expire”等(郑立信,1990:103)。在英语中,许多所谓的禁忌语都被避免使用,因为它们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被认为是令人反感的(Burridge,1996:42)。

3.2 关于“外貌”等个人特征的委婉语

英语中对一个人的外表形态有很多褒义词,如“good-looking, handsome, pretty, beautiful, smart, charming, attractive, dignified”,这些褒义词从不同的角度形成了一种赞扬或赞美的形式。但当谈论一个人其貌不扬甚至是丑陋时,这些形容词就很难派上用场了。“ugly”(丑陋)和“awful”(可怕)这样的词不应该使用,否则说话的人太痛苦。使用委婉语来避免这种特殊的困境当然是明智的,因为

“plain”或“ordinary”(普通,相貌平平)足以表示“ugly”(丑陋)和“not particularly good-looking”(不是特别好看)(郑立信,1990:106)。人们常常避免谈论自己的体型是“fat”(胖)或“skinny”(皮包骨的),但当听到别人说自己是“plump(丰满),slim(苗条)或slender(修长)”时,他们就不介意了(郑立信,1990:107)。

3.3 关于“贫穷”的委婉语

贫穷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社会问题,但是在今天这个金钱至上的社会,贫穷是被轻视的,所以我们需要想办法把它隐藏起来。在美国国家,“穷人”的意思是“低收入群体”、“无产者”、“中等收入的人”,甚至是“消极储蓄者”。“街头”是“城市露营地”,“饥饿”是“食物得不到保障”,“贫民窟”是“在文化上被剥夺的环境”,“穷人”只能“勒紧裤腰带”(汪榕培,2008:124)。

3.4 关于“职业”的委婉语

在中国和西方社会,服务工作者不再受到严重歧视,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经济上很富裕,但他们显然不属于更高的社会阶层。传统意义上的“garbage collector”(垃圾收集者)本身就很很不和谐,因为它直接指的是“garbage”(垃圾),与肮脏、凌乱的包装、破碎的东西和腐烂的食物以及难闻的气味联系在一起。所以用“sanitation engineer”(环卫工程师)来代替“garbage collector”(郑立信,1990:107)。“Landscape architect”(景观设计师)取代了“gardener”(园丁)。“domestic engineers”(家庭工程师)取代了“servant”(佣人)(汪榕培,2008:124)。

4 中西方委婉语中的文化差异对比分析

有一点必须说明,本文所提到的西方委婉语主要来自西方英语国家。本文将中西方委婉语放在一起讨论,重点讨论能体现中西方文化价值观和风俗习惯的委婉语。虽然中国人有委婉含蓄的表达方式,但西方人也有避免明确原意的方式。他们对于应该使用什么样的委婉语以及如何使用委婉语有着不同的看法。任何委婉语的产生、使用,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透过一个民族的委婉语,对该民族的民族心理可窥见一斑。在两种文化中的委婉语存在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隐私、数字、恭维和情感。

4.1 隐私

不同的民族有着不一样的委婉语。以“隐私”为例,在中国,询问对方的“年龄、家庭、婚,其姻、朋友、子女、经历、地址、职业、收入、财产、健康、单身或生活”等问题(陈新仁,2013:57),可以表达对对方的关心,让人感到温暖,有人情味,以及减少彼此之间的距离,保持彼此之间的和谐关系,是一种相对礼貌的表现。然而,对于西方人来说,这些话题都属于个人隐私。如果中国人问一个西方人这样的问题,会显得不礼貌,甚至粗鲁,这会使谈话尴尬,导致沟通失败,问这些问题可能会侵犯到他们的隐私。

(下转第243页)

4) 党课结束后, 课堂上的教学内容仍留存在每位课堂成员手机微信雨课堂公众号的个人课件库中, 支部成员仍可查看, 并利用碎片化时间反复复习党课上的知识内容, 同时党课教师也可以利用微信公众号推送党课课后作业, 教师可用手机即时收集学生们的作业答题数据;

5) 党课后, 通过调查问卷、座谈调研等形式, 调研党支部成员对雨课堂党课形式教学的满意度和意见或建议, 统计分析调研资料, 为今后提供更加完善的党课学习方式提供参考依据。

3、体会与反思

1) 创新党课教学模式

本研究应用雨课堂平台创新了党课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 使党课学习由被动听变为主动学。党课上教师会不时随机点名或推送随堂测试题目, 大家的作答情况会通过手机同频分享, 做到党课课堂上人人参与、人人兼顾, 作答优秀者还有适当鼓励, 极大的提高了党课学习兴趣, 提升党课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从而提高每名党员的政治理论水平, 激发党性意识和爱党爱国精神。

2) 打破空间壁垒, 共享优质资源

雨课堂党课教学打破了空间的限制, 全体成员可以通过在线学习、在线提问、在线交流, 不拘泥于固定的教室, 节省大家时间, 提高学习效率。个别不懂问题可以单独标记并通过弹幕、聊天等方式得到教师一对一的反馈, 实现个性化教学目标。

雨课堂平台目前可以共享众多高校党课慕课优秀资源, 其中包括视频资料, 这些资料内容丰富、形式活跃、意义深刻, 对党课教学有很好的辅助效果^[6]。

3) 党课教学评价, 大数据支持

目前党课学习效果并没有大数据支持, 雨课堂平台可以做到全周期、直观反馈学生上课下的学习状态和学习效果, 教学评价更加全面、更加客观、更加科学, 为今后的党课课题研究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

4、结语

党课教育属于党组织的一项基本工作, 是共产党员进行理论武装、党性锻炼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也是提高基层党员队伍整体素质的有效途径, 党课教育意义重大。作为基层党组织, 应以自身实际工作为基础, 积极探索改进党课教育模式, 丰富党课教育内容, 完善党课教育手段, 从而全面提升党课教育质量。适应时代发展的态势, 顺应党员教育的需求, 寻找更多的党课教育行之有效的形式和内容, 使党课教育成为促进新时代党建工作的重要抓手, 更好提升基层党支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参考文献:

- [1] 陈云尚. 对新时代高校党课教育的思考. 青春岁月, 2019(5): 171.
- [2] 孟红. 战事之余的那几堂党课[J]. 党史纵览, 2018, (01):26-29.
- [3] 曾瑞鑫. 学堂在线召开发布会宣布推出智慧教学工具——雨课堂[J]. 亚太教育, 2016(24): 3.
- [4] 郑嵘昱, 曾婷. 基于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在传染病学课堂教学中的应用初探[J]. 科技视野, 2019(11):209-210.
- [5] 徐晓君, 谭江静. “雨课堂”在高校党课教学中的应用探索[J]. 教育教学论坛, 2020(18): 186-188.
- [6] 温贞华. “互联网+”时代创新大学生党课教学形式的启示——以“雨课堂”应用为例. 专业教学, 2019(01):62-63.

(上接第 210 页)

4.2 数字

在数字方面, 中西方文化中有不同的处理数字的方式。在中国文化中, 数字“4”通常被避免使用, 因为它听起来像“死”。因此, 中国人认为这个数字是不吉利的, 在日常交流和节日里要避免使用。再比如, 西方人忌讳数字“13”。因此 13 号也是一个不好的日子, 有些人为了避开 13 号这一天, 他们整天躺在床上, 希望平安度过这一天。1970 年 4 月 13 日, 美国“阿波罗”号宇宙飞船在太空中进行了第 13 次飞行, 原定于 13 日 13 时 13 分发射升空, 但由于害怕“13”这一数字而落空。1972 年, 尼克松访华。在那个时候, 已经封闭多年的中国人对西方人的风俗不太了解, 将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安排住在上海饭店第“13”层楼, 这当然是外交上的失礼, 所以周总理得知此事后向客人道歉(陈新仁, 2013: 57)。

4.3 恭维

西方人在恭维他人的同时也乐意接受他人的恭维。当他们面对他人的连连称赞时, 他们通常会接受并表达他们的谢意, 可中国人对西方人的恭维却常感到无所适从。特别是当西方人拜访中国人的家, 当面称赞女主人“beautiful indeed”(真美)时, 男主人受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影响, 往往会连连否认说“where, where”(哪里哪里)(郑立信, 1990: 96)。这种拒绝恭维的态度方式, 符合崇尚含蓄谦逊的中华民族的心理特征。但中国人对恭维的反应让西方难以接受。根据西方国家的语言习惯, 接受恭维和表达感激是可取的, 即使对方言过其实, 也不宜说不。西方人的这种心理特征与中国人的含蓄委婉的心理特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 为了获得一个整体的语言概念, 我们必须将我们对语言的各种观点联系起来并综合起来, 我们必须将语言置于其文化背景中(Witherspoon, 1980: 13)。

4.4 情感

中华民族的内隐心理不仅体现在赞美的方式上, 也体现在思想感情的表达上。中国人用“留下来给我挑一辈子水”的方式倾吐爱意, 与西方文学中常见的“我爱你, 我必须嫁给你, 我非常想嫁给你”

(郑立信, 1990: 97)等直白的心理表达形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中国人对情感的表现往往“采取克制、引导和自我调节”的政策。

5 结语

首先, 本文主要以委婉语为研究对象, 对跨文化交际中的中西方文化差异进行了探讨。中西方之间文化差异众多, 我所讨论的中西方委婉语的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隐私、数字、恭维、情感方面。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出发, 我们可以感知和理解委婉语背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习俗和文化背景, 避免跨文化交际中不必要的尴尬和误解。因此, 了解委婉语所依赖的文化差异, 可以更好地理解跨文化交际中的障碍, 达到相互理解, 沟通顺畅的目的。

参考文献

- [1] Burridge, K. (1996). Political Correctness: Euphemism with Attitude. English Today, 3, 42-43.
- [2] Rawson, H. (1981). A Dictionary of Euphemisms & Other Doubletalk.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 [3] Witherspoon, G. (1980). Language in Culture and Culture in Langua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1, 1-13.
- [4] 陈望道, 2001, 《修辞学发凡》[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5] 陈新仁, 2013, 《礼貌理论与外语学习》[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6] 束定芳, 1989, 委婉语新探[J], 《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 (3): 30-36。
- [7] 汪榕培, 2008, 《英语词汇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8] 郑立信, 1990, 《语言与文化》[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